

Astrid Lindgren

Lillebror Och Karlsson på fakef

任溶溶译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

小飞人新奇遇记

〔瑞典〕阿·林格伦著

任溶溶译

责任编辑：陈忠邦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8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84,000 印张：3.625 印数：1—30,7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324 定价：0.36元



ASTRID LINDGREN

作者像

目 录

人人有做卡尔松的自由	(1)
卡尔松想起了自己的生日	(22)
小家伙在卡尔松家作客	(31)
卡尔松是第一名好学生	(39)
卡尔松在小家伙家过夜	(52)
卡尔松捣乱，又吃薄饼	(58)
卡尔松是天下第一的打呼噜大王	(74)
卡尔松是天下第一的夜间捣蛋大王	(80)
天下第一富翁卡尔松	(104)

人人有做卡尔松的自由

有一天早晨，小家伙正在半睡不醒的时候，忽然听见厨房里传来紧张的说话声。爸爸和妈妈显然为了什么事在担心。

“好了，这件事终于临头了！”爸爸说。“你只要看看报上怎么写的。”

“太可怕了！”妈妈叫起来。“简直太可怕了！”

小家伙一转眼已经下了床。他急着要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这样可怕。他一下子就知道了。

报上第一版上有个大字标题写着：

《这到底是什么：

是飞桶还是什么玩意儿？》

接下来是报道：

“斯德哥尔摩上空飞过一样辨认不出来的古怪东西。亲眼看见的人说，他们最近在瓦扎斯坦区一再看见一样会飞的东西，形状象个小啤酒桶。它发出马达的嗡嗡声。有关这种飞行，航空公司代表无法提供任何情况。因此推测这是一个放

到空际用来侦察的间谍卫星。这一飞行秘密必须拆穿，这一辨认不出来的东西必须拿获。如果真是间谍，就要交给公安部门查明。

谁能拆穿瓦扎斯坦区的飞行秘密吗？

本报编辑部现在悬赏一万元。有幸拿获这一神秘东西的，可以获得这一万元赏金。请拿获它并把它送交本报编辑部，领取这一笔规定的赏金吧！”

“住在屋顶上的可怜的卡尔松”，妈妈说。“现在开始搜捕他了！”

小家伙一下子又害怕，又生气，又伤心。

“为什么不能让卡尔松安安静静过日子！”他叫起来。“他什么坏事也没做，好端端地住在屋顶上自己的小屋子里，爱往哪儿飞就往哪儿飞。难道卡尔松什么地方错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爸爸说。“卡尔松一点儿也没错。只是他……可怎么说呢……嗯，只是他有点特别就是了……”

对，说到卡尔松有点特别，小家伙也只好同意。一个胖小人，住在屋顶上的小屋子里，背上还有螺旋桨，肚子上有按钮，这还能说不特别吗？……

卡尔松就是这么个小人儿。他是小家伙最好的朋友。



对，小家伙最好的朋友得数这位卡尔松了。当然，小家伙也很喜欢他的同学克里斯泰尔和居妮拉，万一卡尔松上哪儿去不见了，或者是有事，小家伙也跟他们一起玩，可他们还不能算小家伙最好的朋友。

卡尔松认为毫无疑问，克里斯泰尔和居妮拉根本不能跟他比，每次小家伙一提到他们，卡尔松就要生气。

“竟把这种胖娃娃来跟我相提并论！”卡尔松发脾气说。“我可是个英俊、有文化的壮年男子汉！有福气得到我这种最好朋友的小傻瓜多吗？好，你回答吧！”

“不多，不多，只有我一个，”小家伙赶紧回答，每次说到这件事，他总是高兴得心都停止跳动了。卡尔松不住在别处，正好住在他家的屋顶，你说他有多么福气呀！在瓦扎斯坦区里，象斯万特松家住的这种并不漂亮的旧房子多的是！卡尔松碰巧住在他家屋顶上而不住在别家屋顶上，这真是幸运极了！

不过说实在话，卡尔松上他们家来，小家伙的妈妈和爸爸起先很不高兴。哥哥和姐姐开头也不喜欢他。除了小家伙，一家人都认为卡尔松是天下第一捣蛋、天下第一淘气、天下第一讨厌的小鬼。可大家跟卡尔松慢慢地相处惯了。现在也许可以说，他们甚至很喜欢卡尔松，主要是他们明白了，小家伙需要他。哥哥和姐姐比小家伙大得多，因此小家伙怎么也不能没有一个最好的朋友。他虽然也有一只狗，就是了不起的宾博，可卡尔松还是他绝对少不了的。

“我看卡尔松也不能没有小家伙，”妈妈说。

从一开始起，妈妈和爸爸就拿定主意，对谁都不提有卡尔松这么个人。妈妈和爸爸很清楚，万一人们看电视知道了卡尔松，报纸杂志也发表关于卡尔松的文章，比方说，题目就叫做《卡尔松在家中》，这一来，他们的房子将会闹成什么样子啊！

“要是，咱们看杂志，忽然在那上面看到卡尔松的照片，”哥哥说，“那一定挺好玩……你只要想想，他坐在他的客厅里，正欣赏着一束红玫瑰……”

“得了吧！”小家伙打断他的话说。“你也知道，卡尔松根本没有客厅，他一共只有一个房间，房间里也没什么玫瑰花。”

这些事哥哥的确也知道。他们一家人——哥哥、姐姐、妈妈和爸爸——有一回，当然，就这么一回，去看了卡尔松的小屋子。他们打天窗爬上屋顶——通常只有扫烟囱的人才这么爬的，——小家伙指点他们看烟囱后面那间小屋子。

妈妈打屋顶往下面街上一看，还真有点害怕。她甚至头都晕了，只好用手扶住烟囱。

“小家伙，你马上答应我，你永远不再一个人爬上屋顶来，”她说。

“好吧”，小家伙想了一下，嘟囔了一声。“我永远不再一个人爬上屋顶……反正我上屋顶总跟卡尔松在一起，”他又低声找补一句。

妈妈显然没听到他后面那一句，有什么办法呢，到时候

让她去怨自己吧。她怎么能要求小家伙永远不再上卡尔松家来呀？

卡尔松这个窄小房间，塞满了各式各样希奇少有的东西，妈妈简直想象不出来，坐在这房间里面有多么好玩。

“现在这条新闻一登，看来一切全完了，”小家伙心里难过地想。

“你得警告卡尔松，”爸爸说。“让他留点神。他最好暂时不要在瓦扎斯坦区飞来飞去。你们可以在你的房间里玩，在那里没有人会看见他。”

“可他要是胡闹的话，我马上就赶他出去，”妈妈加上一句，递给小家伙一盘粥。

宾博也得到了自己一份粥。爸爸说过再见，上班去了。妈妈也要出去。

“我上旅行社，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轮船开到我们最感兴趣的地方去。爸爸就要出门度假了，”她说，亲了亲小家伙。“我很快就回来的。”

小家伙于是一个人留了下来。一个人，当然还有宾博，还有他那盘粥，还有他满肚子的心事。还有一样，就是报纸。他把报纸挪到面前，开始反复地仔细看。在关于卡尔松的那条新闻底下，还登着一张照片，上面是一艘很大的白轮船。它把旅游的人装到这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来，如今停在码头旁边。小家伙久久地看着照片：这艘轮船真说不出的漂亮！小家伙恨不得坐上这艘漂亮的轮船飘洋过海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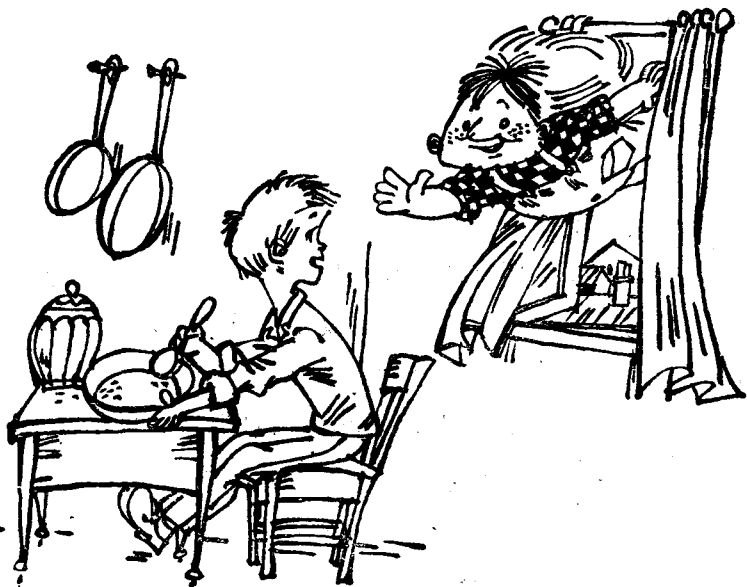
他虽然拚命想只盯住这张照片看，可没有用，眼光还是不时滑到那个大字标题上：《这到底是什么：是飞桶还是什么玩意儿？》

小家伙非常担心。得赶紧跟卡尔松谈谈！可跟他谈话得小心点，要不然他一害怕，就飞走了。飞走了就永远不回来啦！

小家伙叹了口气，勉勉强强往嘴里塞了一羹匙粥，可含在嘴里没咽下去，象是想要更好地尝尝味道。小家伙又瘦又小，胃口不佳——这种孩子有的是。

“这粥不大好吃，”小家伙心里想。“加点糖也许好吃点。”

他伸手去拿糖缸，可忽然听到窗外嗡嗡响，卡尔松紧



接着就飞进厨房来了。

“你好，小家伙！”他叫道。“你知道谁是天下第一的好朋友吗？你再猜猜看，这个朋友为什么正好在这个时候到这儿来！”

小家伙赶紧把那口粥咽下去：

“天下第一的好朋友就是你卡尔松！可你为什么正好在这个时候飞到这儿来，我可不知道。”

“好，可以连猜三次！”卡尔松说。“也许因为我想念你吧，小傻瓜？也许我要上王家公园，走错了道，上这儿来了？也许是我闻到了这儿有粥？一，二，三，说吧，别耽搁时间了！……”

小家伙满脸红光。

“一准是因为你想念我，”他没准儿地说。

“根本不是！我也不要上王家公园。好了，你也用不着猜了。”

“卡尔松，你听我说，”小家伙刚要开口，可马上就停了下来，因为他忽然发觉，卡尔松不知为什么，显然很不高兴。他阴着脸看着小家伙，吧嗒着嘴唇。

“人家到这儿来饿得象只狗，”卡尔松咕噜说，“你这位老兄却象个没事人似地坐在满满一盘粥前面，哼哼着什么得为了妈妈吃一羹匙，为了爸爸吃一羹匙……”

小家伙跳起来，连忙打碗柜里拿出一个盘子，叫卡尔松自己爱盛多少粥就盛多少粥。卡尔松还是满脸乌云地阴着脸，拿起勺子，开始往盘子里盛粥。他舀了一勺又一勺，

舀了一勺又一勺，等舀到了锅底，粥都舀没了，他又用食指把黏在锅边上的粥都刮了个一干二净。

有好几分钟工夫，厨房里只听见很响的吧嗒吧嗒声，别的声音都给压下去了。在人们狼吞虎咽地吃粥的时候，就要发出这种吧嗒吧嗒声来。

小家伙一个劲在想，怎么能婉转点警告他的朋友呢，为了这个他伤透了脑筋。“让他自己全给念一遍吧，”他犹豫了一阵以后，拿定了主意，把报纸递给卡尔松。

“看看第一版吧，”小家伙阴着脸对他说。

卡尔松很有兴趣地看报，用胖胖的大拇指点点白轮船那张照片。

“唉呀，轮船翻身了！”他大叫起来。“一个事故接一个事故！”

“是你把报拿倒了，”小家伙婉转地说。他早就疑心卡尔松不识字。

可小家伙是个心地好的孩子，不想得罪任何人，特别不想得罪卡尔松，因此他不是大叫：“哈哈，你不识字！”而只是把报纸倒过来，让卡尔松马上看到根本没出什么事故。

“可这儿登着另一个不幸消息，”小家伙说。“你听一听吧！”

他于是把报道飞桶的那条新闻从头到尾念了一遍“……把它送交本报编辑部，领取这一笔规定赏金吧，”他念完以后叹了口气。

卡尔松正好相反，他高兴极了。

“好哇，好哇！”他一面叫，一面高兴得蹦蹦跳。“好哇，好哇！就算是间谍卫星已经拿获了。你给报纸编辑部打个电话，说我吃过中饭上他们那儿去。”



“你这是想到哪儿啦？”小家伙吓了一跳，问他说。

“你知道谁是天下第一的追拿间谍卫星大王吗？”卡尔松神气十足地用一个手指头点点自己。“就是在下，威风凛凛的卡尔松！我张开大网兜一飞，什么也逃不了。既然间谍卫星就在这儿瓦扎斯坦区打转转，我不到天黑就一准用网兜把它拿获……再说你有大皮箱吗，咱们可以装回来这

一万块钱的？”

小家伙又叹了口气。事情比他想的复杂得多。卡尔松一点没想到要拿获的就是他自己。

“亲爱的卡尔松，难道你没猜出来，你就是这个‘飞桶’吗？他们要拿获的是你……”

卡尔松又高兴得跳起来。可他一下子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。他的喉咙咕噜咕噜响起来，接着他狠狠地瞪了小家伙一眼。

“‘飞桶’！”他尖叫起来。“你骂我‘飞桶’！你还算是我最好的朋友？”

他把双手往上一举，肚子一收，尽量使自己显得高一些。

“我看你忘了，”他打上面叫下来，“我是英俊、聪明、有文化的壮年男子汉。你说是这样不是？”

“当然是，卡尔松，当然是这样……”小家伙激动得结结巴巴地嘟囔说。“可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报上这样写的……他们说的是你，这倒是千真万确的。”

卡尔松越来越生气了。

“‘有幸拿获这一神秘东西的……’”他恨恨地把新闻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，向小家伙重新狠巴巴地跳了几小步。可他没能跳到小家伙面前。因为宾博马上跳起来。它绝不让任何人碰一碰小家伙。

“宾博，别动，安静点！”小家伙吩咐它。宾博听话不动，只是咕噜了几声，让卡尔松知道，它正在守卫着。

卡尔松在小板凳上坐下。
他阴着脸，说不出地伤心。

“这样我不来了，”他说。
“你这样坏，叫我做‘东西’，还叫狗来咬我，我不来了。”

小家伙慌了手脚。他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也不知道怎么办好……可卡尔松忽然哈哈大笑，打小板凳上蓬地跳起来，和气地用拳头顶顶小家伙的肚子。



“我如果是‘东西’，那无论如何也是天下第一的好‘东西’，可以值一万块钱！明白了吗？啊？”

小家伙也笑起来了——他是高兴得笑起来，因为卡尔松又那么快活。

“对，说得不错，”他顺着他的话说，“你值一万元钱。我想值那么多钱的人是很少有的。”

“天下无双！”卡尔松斩钉截铁地说。“咱们来打赌吧，象你这样的小傻瓜顶多值一百二十五块钱。”

他兴奋得把肚子上的按钮一按。

“嗨，嗨，好哇！”他叫着说。“值一万块钱的卡尔松起飞了！嗨，嗨，好哇！”

小家伙决定什么也不管了。事实上卡尔松根本不是间谍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捉他只是因为他是卡尔松。

“你不用怕，卡尔松，”小家伙尽力安慰他说。“你就是

你，他们不能把你怎么样。”

“当然，人人有做卡尔松的自由，”卡尔松接上去说。“虽然到现在为止，这样好和这样有文化的人还只有一个。”

他们两个又并排站在小家伙的房间当中，卡尔松充满希望地赶紧东张西望。

“你没有新的蒸汽机可以让咱们爆炸吗？或者是别的什么有趣东西？主要是让它发出轰隆一声。让咱们这就叫人莫名其妙地来他一声轰隆吧。我想找个乐儿，要不然，我不来了，”他说着，眼光马上落到小家伙桌上一小纸袋东西上面。卡尔松象老鹰抓小鸡似地向这袋东西扑过去。这袋东西是妈妈昨儿晚上放在那里给小家伙的，里面是一个美丽的桃子。卡尔松张开几个胖小指头，一下子贪婪地把桃子抓住。

“咱们平分好吗？”小家伙赶紧提议说。他也爱吃桃子，要是他还想尝尝这个桃子的话，可不能错过机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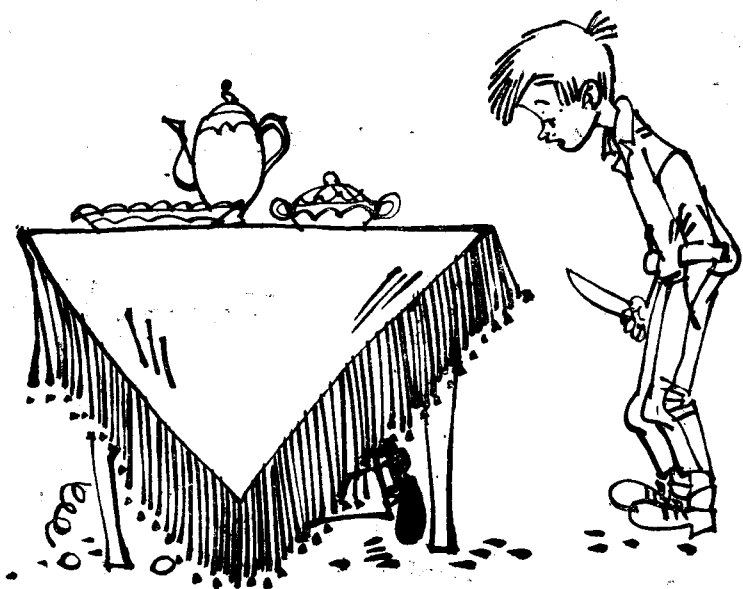
“好，”卡尔松同意了。“咱们平分吧！我拿桃子，你拿纸袋。瞧，我把最好的一部份让给你，你知道，有了纸袋，可以想出多少有趣的玩意儿来呀！”

“不行，谢谢！”小家伙斩钉截铁地说。“咱们首先平分桃子，然后我很乐意把这个纸袋让给你。”

卡尔松大不以为然地摇摇头。

“嘴象你这样馋的孩子还没见过！”他叹了口气。“好吧！既然你一定要这样……”

分桃子得小刀，于是小家伙跑进厨房。可等到他拿着小刀回来，卡尔松已经不见了。小家伙马上听到桌子底下



吧哒吧哒和希哩希哩的声音，就象有人急急忙忙在吃什么汁水非常多的东西。

“我说，你在那儿干什么？”小家伙担心地问。

等到卡尔松从桌子底下爬出来，只见桃子的汁水在他下巴底下直流。他伸出一只胖小手，塞给小家伙一个深红色的桃子核，上面还一丝一丝的。

“瞧，我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你，”他说。“你种下这桃子核，就会长出整整一棵桃树，挂满汁水很多的桃子。嗯